

《斜路黃花》與 《笑之大學》殊途同歸

文：舒志義

照片提供：致群劇社（攝影 Patrick Leung）



幾天之內看了兩齣話劇，《斜路黃花》是「致群劇社」的本土歷史悲劇，《笑之大學》（重演）乃「糊塗戲班」的日本翻譯喜劇，前者嚴肅悲壯，講一段香港清末革命與救國歷史；後者笑爆肚皮，講日本二次大戰時一齣將要上演的舞台喜劇的送檢審查過程。兩齣戲無論在處境、故事、劇種、風格等方面都截然不同，但兩齣戲帶給我的思考，卻非常接近。

首先談談由白耀燦編劇的《斜路黃花》。印象中白耀燦的歷史劇歷史材料異常豐富，有時沉重的歷史感會把戲劇節奏拖慢，但觀賞《斜路黃花》時，則每每感覺戲味盎然，戲劇衝突與台詞的張力拿捏得甚為到家，導演羅靜雯亦應記一功。該戲講述1901年發生於香港中上環一帶的歷史故事，這邊廂一班革命義士，為了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，拋頭顱，灑熱血，策劃革命大業，主角周慕生（鄭嘉俊飾）唸的是「番書」，滿腦子民主自由思想，眼見中國封建落後，認定只有糾結一班革命黨人、來一場翻天覆地的流血革命才是救國之道；那邊廂周仲坤（慕生之原名）的大哥周伯鑾（陳敏斌飾）卻是緊守傳統和祖業的商人，身兼東華、保良總理，認為改革應該穩中求勝、實事求是，相信救弱扶貧、贈醫施藥、建醫院辦教育才是有意義的事。戲劇矛盾與張力呼之欲出，當然是兩兄弟之間的角力周旋、雄辯滔滔最為好看：一個認為不對的就得馬上改掉，寧可捨身成仁玉石俱焚；一個認為改變需時，做實事才是最實際。激進與溫和的改革各執一詞，一方要求意識形態上的全面扭轉，另一

方則相信潛移默化的文化取替；究竟對錯誰屬，當然是見仁見智。

我認為中間最精采的一環是傅小紅（葉佩雲飾）這個角色的創作。其中一場描述革命友人李紀棠（余世騰飾）知周伯鑾不容易說服，為了向他募捐革命經費，邀請周伯鑾夫婦到家裡聽曲，引介女花旦小紅，藉當時戲班不容女性此一明文規定，試探周伯鑾的反應，帶出一段規矩應改則改的議論。敢於衝破文化藩籬與慕生相愛的小紅，跟後來因欲報救命之恩而甘願被周伯鑾納為妾侍的李昭蘭（周安妮飾）成一強烈對比，亦再次衝擊周伯鑾合法立妾的封建歪論；可惜兩兄弟的文化鴻溝實在太大，在哥哥斷然拒絕慷慨解囊後，弟弟只得一走了之，最終踏上不歸路。

八年後，周伯鑾為教會的弟兄姊妹獻上欲哭無淚的見證：後悔間接令弟弟送死，明白了自己的愚昧而皈依基督教，推崇共和，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。但由於這一場放在全劇結尾，在戲劇結構上，周伯鑾皈依基督和肯定弟弟與小紅雙雙為革命而死的價值這個安排，有一筆抹殺其所代表的溫和改革取態的意味，加上二人之死其實因為起義行動已取消，二人心有不甘，盲目赴廣州被捕判死刑，乃頗為無謂的枉死，兩個戲劇行動此消彼長，因而大大削弱了溫和改革派艱苦經營、幹實事對於移風易俗的重要價值，編劇可說有點一廂情願地站在「民主式的人人平等」一邊。（民主政治是否等如人人平等，牽涉

很複雜的討論，離題。）

現在看看三谷幸喜編劇的《笑之大學》。故事很簡單，1940年，日本處於大戰時期，喜劇上演之前皆須送檢，檢查官（陳文剛飾）是個不言笑的人，心裡並不認同笑的價值，於是故意刁難拿劇本來送檢的編劇（鄧偉傑飾），吹毛求疵地不斷要他修改，編劇雖然心裡委屈，也寧可徹夜不眠，一一照辦，漸漸地，審查官不知不覺間跟編劇產生越來越多的互動，結果是使劇本越來越好看，簡直完美得無懈可擊。最後，審查官知道編劇被徵召入伍，居然要求他不能死去，一定要回來把劇本上演，即使由自己飾演全劇所有角色也在所不計。

《笑》劇寫得抵死好笑，在場所有觀眾可以作證，不贅。兩位演員極富喜劇感，導演鄧偉傑也把節奏掌握得恰到好處，這些明顯之處都不用多說。我想談談《笑》劇的主題：面對專權者，人民可以如何尋找生存空間，甚至擁抱改革。劇中笑之大學劇團的編劇，儼如《斜》劇中的周伯鑾，相信實幹才是最好的改革之道，他不認同那些鄙視他，甚至打傷他的人，說他背叛自己的藝術理想，卑躬屈膝，諂諛奉承。他在全劇裡只有一個戲劇行動：適應轉變，把劇本寫得更好。從戲劇焦點的角度講，觀眾看到編劇為了這個理想的付出，肯定不會比為革命而流血的周慕生少，甚至不比幹實事的周伯鑾少。他為了讓劇本能順利通過審查而扭盡六壬，三番四次用

一晚時間通宵改劇本、想方設法討好審查官、接受審查官毫不重要的論點，最後欣然回應完全不合邏輯的要求——把全劇中所有笑位刪除！——並視之為饒有創意的挑戰等，在在顯示出其堅韌無窮的毅力，套用一句《道德經》箴言：「上善若水」。當然，這個是喜劇，角色越慘越好笑，但我感覺到，當審查官說出對編劇的無限欽佩、認同他不屈不撓的精神時，全場觀眾屏息靜氣，無不心裡也認同審查官的話，大家都希望聽真一點他分毫不差的道理。

《斜路黃花》打正歷史劇的招牌探索社會議題，與《笑之大學》透過象徵和寓言，殊途同歸地似乎討論了一個當今香港的通識議題：爭取雙普選，究竟應該五區總辭全民公決（訴諸意識形態），抑或留在議會抗爭到底（奉行實事實幹）？也許兩齣戲分別提出了不同的答案？

致群劇社《斜路黃花》

2010年1月21-24日

香港大會堂劇院

糊塗戲班《笑之大學》（重演）

2010年1月20-31日

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
